



曲海蠡测

谭正璧 谭 寻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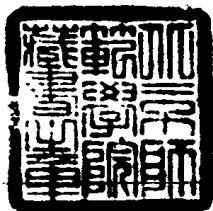
浙江

人民出版社

1207.37/17

曲海蠡测

谭正璧 谭 寻 著



人民出版社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90077

890077

封面设计 邵秉坤

责任编辑 萧欣桥

曲 海 蠡 测

谭正璧 谭 寻 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96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6.875 插页1 字数116,000 印数0,001—4,000

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03·325 定 价：0.52 元

自序

这是一册建国以后、十年内乱以前我所写的有关中国古代戏剧研究的一些心得记录，算不上什么“宏文大著”，也不能够都称作论文，只能供文学史、戏剧史研究者作为参考资料之用，其中或许有一些别人所未注意而且也没有研究过的“千虑一得”，如斯而已！

这里面共收十二篇短文、一篇长文，其中有的论作品，有的论作家，有的为读曲笔记，一篇长文是尚属于草创性而还不很成熟的儿童戏剧史初稿。这些文章所论述的大多数都似乎是一些枝节问题，但如果放在整部戏剧史上衡量起来却不是小枝小节。例如：《西厢记》杂剧向有关作王续或王作关续之说，但杂剧《西厢记》确是王实甫所作，而关汉卿所作乃是散曲《普天乐》小令十六支，题目名《崔张十六事》。由于这十六支小令仅见于《乐府群珠》中，而《乐府群珠》这部书传本都散佚不全，直至解放后，始有完整印本，故在此以前一般人都不知关汉卿所作的为散曲，而误以为杂剧，因此

酿成种种不确切的传说，故我特别把它提出来，和王作杂剧内容相比较，以证实过去所以传误的原因。（见《关汉卿作或续作〈西厢〉说溯源》）又如：元初四大杂剧作家，向来都根据周德清《中原音韵》，以为是“关、郑、马、白”，而我据钟嗣成《录鬼簿》所附贾仲明《凌波仙》词中句，考定四大家应该是关汉卿、庾吉甫、马致远及白朴。（见《元曲“四大神物”》、《再谈“元曲四大神物”》）又如：宋元人所作诸宫调、杂剧，明清人所作传奇中所竞写的双渐、苏卿故事，向来没有人考出它的来源，但我在建国后国内影印的《永乐大典》卷二四〇五“苏”字韵内发现了《苏小卿》一条，完整叙述双渐、苏卿离合始末，中间虽略有残缺，但确是宋人口吻，我以为这应即是双渐、苏卿的故事来源。（见《〈双渐苏卿〉本事新证》）同时又从宋《明道杂志》、《二老堂杂志》中考出双渐是北宋人，曾官通判及县令（见《双渐资料》），可补《永乐大典》之阙。再如：《三元记》作者沈寿卿，他的生平、里籍、事迹向来有关书中都作“不详”或“不可考”，而我从《嘉定县志》、《安亭镇志》中考出他即是嘉定县安亭镇人沈龄。龄字寿卿，一字元寿，善作曲，隐居不仕，曾受宰相杨一清和明武宗的优礼和赏识。他的著作除《三元记》等四种外，还有《四喜记》一种。（见《明代戏剧作家沈龄的生平及其作品考略》）再如：汤

显祖《牡丹亭》传奇本事，根据作者自己《题词》中所说，从来只知是出于六朝人鬼神志怪书中，而不知别有出处，我在日本所藏两种《燕居笔记》目录中看到列有《杜丽娘慕色还魂》（一本作《杜丽娘牡丹亭还魂记》），即疑为《牡丹亭》传奇故事所从出，后来又看到晁琛《宝文堂书目》中亦列有《杜丽娘记》，而晁氏在世年代早汤氏四五十年，遂假定《牡丹亭》本事应确定它即出自话本《杜丽娘记》。（见《传奇〈牡丹亭〉和话本〈杜丽娘记〉》、《汤显祖戏剧本事的歷史探溯》）但自去年胡士莹氏《话本小说概论》出版后，在它的附录中这篇《杜丽娘慕色还魂》赫然在目，从此它与《牡丹亭》传奇的关系遂相结而不可分了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郑培凯教授在他所著《〈牡丹亭〉的故事来源与文字因袭》（见《抖擞》第三十九期）一文中曾这样说：“最早指出《杜丽娘慕色还魂》话本与《牡丹亭》故事传承关系的，是谭正璧。……他不曾见过《燕居笔记》一书，无从读到《杜丽娘慕色还魂》，……但是谭正璧推测出来的结论，倒是很正确的。”就是根据我这两篇文章说的。于此可见国外学者读书的广博细致，一句一字竟不以葑菲而见弃，其谨严的治学精神，值得我们学习。更如：明祁彪佳《远山堂剧品》中列有顾思义《余慈相会》杂剧一种，向无传本，我偶在旧书店中购得抄本一册，卷首书名下署“上海雁峰顾思义编”，藉此发现了

作者的别号和里籍，但生平仍未详。（见《顾思义及其作品〈余慈相会〉的发现》）最近，北京中华书局曾将此书借去影印，准备编入他们编印的《盛明杂剧》的《补编》（？）中。又：《元初杂剧家庾吉甫辑传》原为纠正向所习称的元初四大杂剧家说的谬误而作，故用拙著《元曲六大家略传》的体裁编写，初拟将《元曲六大家略传》中的关、马、白三传抽出，与之合编为《元初四大杂剧家略传》，但我年已垂暮，此愿恐不克终偿，然因曾颇费一番功夫，不忍弃置，故亦编入本书。又：《王实甫以外二十七家〈西厢〉考》一文，只是就我所能见到或知道的各种改本或续本《西厢》，汇集一起，略加考证，使它们的作者的苦心劳力不致湮没于后世。又：《论张凤翼及其〈红拂记〉》本为我校注《红拂记》传奇前言，后因《红拂记》传奇内容有碍国际友谊，因停止出版，但此文之作，亦颇费心力，其中亦不无独到之见，故亦曾单独发表。最后还须特别一提的是，编在最末的《古代儿童戏剧初探》，此文原为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约稿，是一篇前人笔触所未曾涉猎过的草创之作，原稿本约有五万字，他们把它编入《儿童文学研究》集刊中时，因嫌篇幅太长，把它大砍大削，仅存三万字。篇幅是简短了，但遭池鱼之殃者却也不少，今将必不可少者略为补入，其余因材料散失，补缀不易，只能割爱。

我今年逾八旬，又经过十年内乱，双目几瞶，精力大衰，已不能再如往昔之勤力写作。回想一生所写文章，大都专务实学，不尚空谈，所以一书一文之成，往往积年累月，专力于推敲词句，引经据典，有时引据不得，翻篋搜架，至于废寝忘食。但自壮至老，从不觉其苦，反觉其乐无穷。抚今追昔，恍如隔世！所以对于一生的著作故不免要蹈“敝帚自珍”之习，而这本小册子又为我在建国之后唯一的戏曲著述文集，所以尤自珍惜！

我早年已患深度近视，中年益甚，故建国后有所著述，皆赖吾女儿谭寻从旁相助。十年内乱后，双目渐近失明，脑又健忘，实际上已不能独力写作，故所作全都经我口述，由吾女儿代为着笔。凡检寻资料，核证故实亦由伊任之，即此书之整理校订亦全出其力。由于不应没其相助之劳，故近出诸作概与共同署名。此非为吾女沽名钓誉也，事实如此，知我者当能为我证之。

意难言尽，即此搁笔。

谭正壁

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于上海

DL72/05

目 录

自 序	1
关汉卿作或续作《西厢》说溯源	1
王实甫以外二十七家《西厢》考	8
汤显祖戏剧本事的历史探溯	31
传奇《牡丹亭》和话本《杜丽娘记》	47
【附录】 杜丽娘记	51
《双渐苏卿》本事新证	60
【附录】 苏小卿	68
双渐资料	73
元初杂剧家庾吉甫辑传	76
明代戏剧作家沈龄的生平及其作品考略	138
论张凤翼及其《红拂记》	150
顾思义及其作品《余慈相会》的发现	166
元曲“四大神物”	170
再谈“元曲四大神物”	174
古代儿童戏剧初探	182

关汉卿作或续作《西厢》说溯源

当前还有人承认《西厢记》杂剧第五本为关汉卿所续作这一传说^①，因此，提出关汉卿到底有没有作过或续作过《西厢记》这一问题来作科学的探讨，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。

钟嗣成的《录鬼簿》（序作于公元一三三〇年）和朱权的《太和正音谱》（序作于公元一三九八年）都把《西厢记》杂剧列在王实甫名下，没有列在关汉卿名下。这两部出世较早的戏曲资料，向来都被公认为比较可信的，所以近年来多数研曲家，早已不再为这问题而争辩。但问题仍然存在，还有把它澄清的必要。

我以为关汉卿不是没有作过《西厢记》，但他所作不是现在流行的杂剧《西厢记》，而是用《普天乐》小令十六支写的散曲《西厢记》；前者用来搬演，后者用来弹唱，而它们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。还是在抗战期中被发现而在解放后才排印出来的明人重编的《乐府群

^①傅惜华：《元代杂剧全目》，作家出版社版，第37页。

珠》（原书为元人胡存善所编，今尚不知存佚）卷四中，有关汉卿作的《普天乐》小令十六支，总题作《崔张十六事》，每支各有分题，全都是四个字，有似杂剧的“题目正名”。十六支内容一贯相承，首尾俱全，有似宋人的鼓子词体。故事全同《西厢记》杂剧，连曲词也大部分相同。这十六支小令，虽颇有人疑心是伪作，但不论真伪，都可能是明人传说“《西厢记》是关汉卿所作”的由来。

明人传说关汉卿作《西厢记》，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记载是都穆的《南濠居士诗话》。他是弘治十二年中的进士。那时，已经有人在说《西厢记》是关汉卿所作，或说是汉卿作而王实甫续完，他就根据《录鬼簿》加以驳斥，而径认《西厢记》为王实甫所作。稍后，王世贞在他所著《艺苑卮言》里也这样说过。但那时已易“关作王续”为“王作关续”，而他也就根据《太和正音谱》来加以纠正，定为王实甫所作。从这两家的记载看来，可见当时《西厢记》是关汉卿作，或“关作王续”，或“王作关续”的传说是很流行的，而且大都已不知全是王实甫作。但“空穴来风”，必有所自。《录鬼簿》和《太和正音谱》上尽管记载得清清楚楚，而民间却另有它不同的传说（即所谓“俗说”），我们不能就此漠视。要澄清这些纷歧的传说，就得从探溯传说的来源入手。

前面说过，关汉卿所作《西厢记》可能是指《乐府群珠》里的《普天乐》小令十六支咏《崔张十六事》。《崔张十六事》这个题目太简约了些，不一定就是原来所有，原来题目可能也叫《西厢记》或《西厢十六事》。它在当时本与杂剧《西厢记》并见流行：杂剧常见演出，小令常见弹唱。两者内容既是完全相同，唱词又多彼此相似，因而辗转传误，有的人就连杂剧也径认为汉卿所作了。至于“谁作谁续”之说的由来，可能原来并不是单指杂剧，而是指一个人创作了《西厢记》杂剧，而另一个人续作了《西厢记》小令。到后来由于小令一时不见流行，“续作”之说失去了依附，因而把五本的杂剧分成两截（前四本，后一本），定为一作一续。于是就有了“关作王续”、“王作关续”两种不同的传说。现在被收入《古本戏曲丛刊》第一集中的三种明刊本《西厢记》杂剧，最早出版的弘治十一年金台岳家重刊本卷首所附《满庭芳》九首（刘龙田本亦附载，题目作《打破西厢八嘲》），其中两首是咏王、关的，咏王的那首中即说他“续短添长”，可见作者是主“关作王续”的。后来万历时出版的刘龙田刊本后面所附《西厢别调》《八声甘州》一套，其《煞尾》中有“董解元古词章，关汉卿新腔韵”句，可见作者是认《西厢》为关独作的。再后，崇祯十二年出版的张深之校正本，便明署“大都王实甫编，关汉卿续”。这三种版本《西厢记》，

恰恰代表了明代对于《西厢记》作者三种不正确的传说。到了清初，金人瑞批本《第六才子书》出来，力主“《惊梦》之前，为王实甫作，其后不知何人续作”，并对续作加以痛诋。由于《第六才子书》的盛见流行，所以他虽未肯定“关续”，但也没有否定“关续”。因而他对后来所起的影响，与“关作王续”说、“王作关续”说并无二致。可是比他稍后，民间还是在说关汉卿据《会真记》作《北西厢》，而且是未完之作（见乾隆新修本《祁州志》卷八）。可见仅凭一时主观的没有确切根据所下的结论，是不会有永久说服人的力量，而且也不能成立的。

但根据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资料，也只能暂时作出如下的结论：关汉卿是作过《西厢记》的，不过不是供搬演用的杂剧，而很可能是供弹唱用的小令。原来的传说也并不一定有错，错的是给后人“张冠李戴”、“指鹿道马”，把小令和杂剧混而为一了。

关汉卿有没有作或续作《西厢记》的问题是暂时解决了，但接着又来了另外一个问题。因为王、关同是元初时人，有关他们的历史资料传下极少，王实甫先作杂剧呢？还是关汉卿先作小令？从作品的内容来探究，那么小令的大部分是用杂剧的曲词集成的，分明用的是一种“集曲”的体裁，当然是杂剧作于小令之先。这里可举小令第一支“普救姻缘”来和杂剧第一本第一折对比

一下：

西洛客，说姻缘，

普救寺，寻方便。

佳人才子一见情牵。

饿眼望将穿，馋口涎空咽。（杂剧第一本第一折“赚煞”）

门掩梨花闲庭院，粉墙儿高似青天。（同上“柳叶儿”）

颠不刺见了万千，似这般可喜娘罕见。（同上“元和令”）

引动人意马心猿。（同上“柳叶儿”）

全部小令的曲词，大抵都是这样情形：叙述部分是重写的，描写部分尽量用杂剧原词集成，但都“天衣无缝”，语气十分自然。

不但如此，整个故事的内容，也是完全一样。这里可以把十六支小令的每个分题和杂剧的本折次第再来作一对比：

《普救姻缘》	杂剧第一本第一折
《西厢寄寓》	第二折
《酬和情诗》	第三折
《随分好事》	第四折
《封书退贼》	第二本第二折
《虚意谢诚》	第三折
《母亲变卦》	第四折
《隔墙听琴》	第五折

《开书染病》	第三本第四折
《莺花配偶》	第四本第一折
《花惜风情》	第二折
《张生赴选》	第三折
《旅馆梦魂》	第四折
《喜得家书》	第五本第一折
《远寄寒衣》	同 上
《夫妇团圆》	第四折

如果把全部内容再细细相比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印象：关写小令时，开始时是非常准对杂剧原作的，一折一支，亦步亦趋；中间写到第三本“前候”、“闹简”、“赖简”等折，似乎都是枝节，可有可无，遂略去；第四本又是一折一支；第五本张生在京患病及郑恒冒婚又是可有可无的枝节，所以又略过，而把第一折写成二支。从小令节略杂剧的情况来看两人作品的风格，那么清楚地可以看出：王作曲折细致，关作率直流利。这本是他们两人所有作品风格的分野，但在《西厢记》杂剧和《西厢记》小令（亦即“崔张十六事”）的分野上，同样很清楚的显露着。

从杂剧与小令内容的对比来判定《西厢记》“谁作谁续”，暂且谈到这里为止。最后还要说明一点：现行本《乐府群珠》虽不是元人旧本，由于所收大部分是元人作品，即收明人所作也都是明初人的。到现在为止，

我还没有发现过在别人名下有过什么伪作（他人曾否发现，我尚未知），因而我相信，它所收的全部作品的可信程度是极高的。

一九六二年春于上海

王实甫以外二十七家《西厢》考

自从王实甫继承董《西厢》诸宫调的内容，创作《崔莺莺待月西厢记》杂剧以后，继续用此题材写戏剧的，据我个人目前所见所知，共有二十七家之多，实际当不止此数，而且体裁还只限于杂剧和传奇，地方戏尚不在内，写作年代也只截止于清末。

这些王《西厢》以外的《西厢》戏剧，除了元代后期至明代前期的李景云、崔时佩、李日华、陆采所作《南西厢》，都是继承王《西厢》的内容，仅仅形式上有所不同外，此后诸作，其内容都有所增改，其主题亦多所变易，对原来故事，或竟全部推翻，另创新局（如《翻西厢》、《西厢印》），或续王作之后，添枝接叶（如《升仙记》、《砭真记》），或截去王作最后一本，别开生面（如《锦西厢》、《东厢记》），或恢复王作所据原始西厢故事《会真记》之旧（如《不了缘》）。凡此种种，都是认为王作有所欠缺，因而各以自己的意见，尽情为之弥补。对于这些《西厢记》，我有一种尚